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827
5 June 1975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八二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谢赫利先生

(伊拉克)

理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斯卡拉贝尔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莱塞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豪伊森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一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二三到一八二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邀请保加利亚、布隆迪、古巴、达荷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当任何代表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列夫先生；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马丁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戈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所作的进一步决定，我现在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丰塞卡-马丁内斯先生（哥伦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我收到了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的一封信，这封信载在 S/11710 和 Corr. 1 号文件中，信上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全非洲教会会议的大司铎伯吉斯·卡尔牧师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大司铎伯吉斯·卡尔牧师。在适当时候，我会请大司铎伯吉斯·卡尔牧师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现有的问题。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保加利亚驻联合国的副常驻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格列夫先生（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格罗泽夫大使不能够对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发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意见深感抱歉。由于一时不舒服，格罗泽夫大使要我向安理会表示歉意。因此我现在开始念出格罗泽夫大使要在今天安理会上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及安理会的其他理事给予保加利亚代表团这个机会，表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意见致以谢意。

主席先生，同时我要向你本人，伊拉克的常驻代表，致以热烈的祝贺。伊拉克和保加利亚建立了并发展着友好的关系，并进行最广泛的合作。我们确信，在你熟练的指导下，安理民将会成功地通过决议，可以协助纳米比亚人民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其独立和自由。

纳米比亚继续是个最突出，同时是最不能容忍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例子。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殖民政策以及它力图在纳米比亚牢固树立的种族隔离制度。

联合国以绝对不能妥协的了解为指导原则。关于人民要独立和自决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联合国久已确认纳米比亚人民自由、独立和在单一的领土上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权利。联合国也久已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合法性，在它唯

一的代表，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的指导下行使独立的权利。

我们都熟悉我们秘书长为推进这个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想起国际法院在其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咨询意见中确曾切实确定联合国的决议，裁定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行为，南非应从纳米比亚撤出，终止其占领。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清楚而不含糊地指认南非的罪状和应负的重责，而且也指出要求南非算帐的重要性。远自一九七二年，安全理事会在第310(1972)号决议中注意到南非持续占领纳米比亚不但和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决议不合，而且南非的这种行为造成了威胁该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情况。而且，安理会在最近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第366(1974)号决议，明白地要求南非正式声明它愿意注意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意见，而声明南非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的任务和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能力，屡经享有确实权威的其他国际论坛所一再肯定，譬如象不结盟国家会议，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莫斯科和平力量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的会议，奥斯陆会议及许多其他会议。

非洲统一组织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民组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特有的坚决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年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宣言证明了非洲国家的政治成熟，它们详细拟定了它们现阶段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战略和战术。

众多非洲国家参与这一辩论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证明这问题的迫切和非洲对纳米比亚的进展的严重关切。许多特别为了参加这个辩论而来的外交部长所作的声明以及其他非洲代表团团长的声明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切。

非洲再次指望安全理事会，由此表示了它对本组织的信念，及它愿求联合国帮助，以达成这个好久以前就应该解决，不容再有拖延的国际问题的唯一合理解决办法。

我们听了由它忠实的儿子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为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呼声。 他向安理会提出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只证明了一件事，即南非继续着它殖民化和占领纳米比亚的政策，拒绝承认该国人民的合法权利以及对联合国的要求作持久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在西南非民组的指导下加强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

纳米比亚的局势和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到目前为止很清楚地说明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建立被联合国认为是违反人性的罪行的种族隔离理论和种族主义行为，它并且企图分裂纳米比亚人民，破坏它的领土完整和践踏它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这样做，比勒陀利亚政权表明着史无前例的蔑视国际大家庭所清楚表示的意志。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行为，以及对其自己人民的行为，表明了一种违反人性的罪行。 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描述它的政策——一个绝对无理的政策。

非洲国家代表和西南非民组主席拒绝南非最近所称其政策可为非洲和联合国接受的企图是完全正当的。 南非政权依其本质不能了解人民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的意义，却在尽其所能地力图对有关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联合国进行“交易”以争取时间。

毫无疑问，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然而可惜的是有些势力实际上支持着南非，并且鼓励它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反对南非的必要行动和措施。

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最后堡垒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能长久地坚持到底，因为没有人能够遏阻人类文化不可抵抗地向前迈进的步伐。

近代世界局势的进展和减轻世界紧张的过程已大大地帮助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化及寻求国际和平和安全、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强化。 随着莫桑比克、安哥拉和佛得角群岛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葡萄牙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力量后，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打开了迅速和完全地消灭非洲殖民主义的道路。 南非和那些

支持它的人都无法阻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由于自我牺牲的奋斗，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将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和获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联合国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响应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及根除殖民主义的原则的理想。

因此，现时面临安理会的问题和世界舆论的问题是：还要在那些向来反对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严厉措施的正当要求的人们的坚持之下，再给南非以更多的时间吗？给它更多时间做什么用？让这个反人民的政权能够继续企图破坏人民团结，瓜分领土和践踏纳米比亚人民自由的权利，让它继续屠杀纳米比亚的子弟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坚定地实行其和平政策，一向是站在反帝、反殖、反新殖、反种族歧视和反种族隔离的进步和民主力量的斗争的最前线。只有所有整个世界的这些力量的统一阵线能够迫使南非向联合国的决议低头。这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非洲人民的热望和行动的团结一致，对促成纳米比亚问题和其他非洲问题的合理解决有无比的重要。

我们也和别人一致同声，最坚决地谴责南非拒不服从联合国决议及持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因为它践踏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权利和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西南非民组。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民组争取自由、反对南非殖民束缚的斗争，并且将继续这样做。

因此，我们热烈地支持对安全理事会的紧急正义呼吁，请对南非实行禁止运送任何形式的军事装备和器材，并且对南非加以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更进一步，所有国家必须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切断关系。并且要是所有这些措施证明不足以产生预期的结果，我们将要考虑使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最严厉的制裁，以便断然根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源以及终止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直接威胁。

如果南非目前的政策继续残暴地践踏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拒绝服从本组织的多次决议，那就要必然引起它在我们之中继续存在的问题，而且比以前更为迫切。

希望安全理事会响应非洲对本组织的信心，采取坚决、具体的决定，一个可以实际有助于纳米比亚人民尽快恢复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努力的决定。

主席：谢谢保加利亚副常驻代表对我国的夸奖。

我对保加利亚常驻代表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为憾。我愿向格罗泽夫大使阁下表示我们祝他早日康复。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首先，我要说明我们多么高兴有机会在你当主席的安全理事会前发言。我们高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很了解你个人的品德。第二，你代表一个我国和它有最友善关系的国家伊拉克。伊拉克一向遵守着一条积极、肯定的指导路线，支持仍然遭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迫害的人民的解放。

我们也要对圭亚那代表团表示欢迎。圭亚那在联合国一向作出最建设性的努力来捍卫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捍卫纳米比亚的事业。这些努力可由兰法尔大使和杰克森大使在目前辩论中的活动为代表。

在安全理事会讨论现有项目的情形下，长篇大论是用不着的。不需要重复议论以支持众人皆知的事实，也不需要重述众人皆知的各国政府的原则和立场。我们参加这一系列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不是要重开对纳米比亚无休止的辩论，它从本组织初成立时就开始了，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在安理会中的辩论已到达一个阶段，理事会根据过去的许多决议，现在必须采取若干实际的步骤，以贯彻去年十二月在这里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的讨论。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很少碰到如此清楚的情况，要采取的行动路线事实上已预定了，所有安理会各理事国都同意了。我们只要再念一次安全理事会第366

(1974) 决议就明了今天安理会面临的任务是个非常明确的任务。在那个决议中，安理会宣布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是霸道的。它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有关该领土的一些具体步骤。它要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一定时间内提出南非对该决议的反应。它甚至指定该反应要以何种形式提出。它决定在决议通过后五个月召开会议审议如果南非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将采取何种适当措施。

因此，我们相信照程序说，现在面临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查明南非的反应是否符合安理会五个月前所规定的条件。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则安理会必须依前面提到的决议中所决定的做法去做——即是说，它必须考虑对南非采取适当行动。

我相信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或者全体联合国会员国之中，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敢说南非已经履行了去年十二月安理会所规定的甚至一部分条件。南非政权没有作出要求它作的严肃诺言。它没有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任何庄重声明，说它将做安全理事会要它做的事。反而，在已分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的载有南非政府最近声明的文件，它否认联合国有任何权利处理这个问题。南非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由纳米比亚撤退并将权力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它也没有表示何时或它如何计划从事。它既没有在精神上也没有在实际上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它没有释放政治犯。它没有废除在纳米比亚的所有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法律和惯例的实行。它对因政治原因而流亡的人的回归没有作任何保证。

相反的，在我及另一位发言人所提到的南非政府的声明中，很清楚的，南非企图在该领土采取若干殖民主义手段以削弱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原则。它持续推行其班图斯坦本土政策，以图瓜分该领土和瓦解其领土完整。如果我们回顾一个历史事实，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无耻的政策。要知道在纳米比亚人民中间存在的问题和紧张是由欧洲人入侵该领土而引起的，并且由于欧洲殖民者在该国攫取土地、牲畜而引起的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欧洲殖民者是所有冲突的根源。这些冲突由欧洲人煽动，在十九世纪末爆发。

纳米比亚领土完整的唯一保证，纳米比亚人民民族团结的唯一保证，在于根除欧洲人所强加的政权和排除该领土的外国在场。

总之，我国代表团胆敢说南非没有履行安理会一致决定的条件。因此安全理事会依以前的决定有责任而且至少有意愿捍卫本组织的权力和威信，遵守第 366 (1974) 号决议所规定的纲领和执行该决议的执行部分的第 6 段，它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行动。

当然我们注意到“适当”这个名词可能给某些代表团以可能巧妙运用的余地。但是我们相信至少可以预期这些历来倾向于对比勒陀利亚的政策采取一种比较宽大态度的代表团，不管它们希望安理会采取如何可有伸缩或温和的措施，它们应该同意任何决定要是不能代表一个实际有效的方法以强迫南非改变其立场，或不能归列在一个非常清楚的标题即“行动”之下，就不是安理会现在所应该采取决议。

至于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采取的实际行动，我们注意地听取了各非洲国家代表提出的议论。我们要说我们完全同意他们所提出的具体建议。特别我要提到几天前赞比亚代表团团长姆旺加先生的声明，以及昨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马莱塞拉先生的声明。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应该是去年十二月第 366 (1974) 号决议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各非洲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的正确性，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这些建议符合第 366 (1974)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事实。不论我们如何悬空构想，某些西方国家在这个机构里提出的其他解决方法，一点也谈不上如此。我们以为那些传统地同情南非的代表团必须接受安理会这些会议所根据的根本基础原则，安理会方能和这些代表团达成某种妥协。召开这些会议是去年十二月通过的决议的直接结果。因此要达成协议，至少必须以下列因素为基础。

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重申它在第366(1974)号决议内所作的决议，因此它必须拒绝为南非政府散发的信——因为这封信不符合对南非所做的要求，此外，也因为它暗示不尊重本机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第二，安理会各理事国最少必须同意目前每个人能够接受的最小限度的行动。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已由我刚才所说的几位非洲代表对安理会的声明中明白说出了。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几天前一个代表团，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所提出的建议，大意是说在本安理会之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或机构，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组织只能在安理会决议的范围内成立和行动。或许它能仿照现有的罗得西亚委员会来注意本安理会可能通过的有关非洲的任何行动的执行情形，并且使纳米比亚问题多少作有系统的审查。最后，安理会应规定一个日期，重估该领土内的进展，以便决定可否因为情况已照第366(1974)号决议所规定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停止它所要采取的行动，或者是目前的现状如果仍然存在，就采取对南非政权的制裁行动。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感觉安理会目前不能够采取对付南非政权的必须有的实际有效行动，并且这个机构可能再一次因为联合国内少数国家的态度而不能采取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多年来所要求的对付南非的那种行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内首当其冲地进行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非洲国家不应该再行袖手旁观。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依照五个月前的决定采取行动，而且如果安全理事会，因为向来支持种族隔离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行动而无法履行目前落在它身上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相信在联合国范围内仍然有许多可能性可供运用，本组织的反殖进步机构应该详尽地加以考查。要是安理会不履行其任务，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以及我们所有真正关心纳米比亚人民解放的人，应该严肃地考虑在今年之内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或许它将使我们达成我们大家追求的有关纳米比亚的目标。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真正有决定性的，是通过具体决议，对西南非民组提供各

形式的协助和实际、广泛的合作，努力帮助它在该领土的解放斗争，包括采取必要的步骤，使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能获得国际法律上承认为该领土的唯一代表。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号召其他不是经常在本组织有全权代表，但同意我们反殖国家有关的纳米比亚的目标的力量。

我们应该在联合国里、在大会、在本组织的各种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机构里作任何能够做的事，通过各种工人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组织动员世界舆论，以便在整个世界广大群众的支持之下，劝使他们强加制裁，并且迫使执行通过本机构难以达到的那些有效措施。世界舆论也应该动员起来，对那些有助于在纳米比亚人民中间维持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利益和公司强加适当的道义制裁。

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使在那些联合国里出名的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内，有些机构和组织甚至更公开地斥责南非的政策以及他们本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利于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当然，安全理事会能够履行它的责任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办不到，本组织的各会员国就必须履行它们的责任。

今年，我们要庆祝两个周年纪念日，这会迫使我们回顾纳米比亚人民所受的灾难。同时应该鼓舞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国际行动帮助纳米比亚获得解放。三十年前全世界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败亡。从那个许多国家的压迫者纳粹政权的废墟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成立了。明显的是在这个打败法西斯主义的三十周年纪念年里联合国的最根本任务是注意不让有丝毫那种制度在非洲的某些地区继续存在，如同今天那样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动员在三十年前团结起来实现了胜利的全世界所有力量，以保证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不能继续强加同样的种族主义，同样的不能接受的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的哲学，同样的为了一小撮“超”人的利益而奴役大多数人的欲望。

同样的，今年我们将要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十五周年纪念。要以可能的最好方式庆祝这个纪念日，所有支持该决议原则的国家应该尽力使它在

非洲的任何地方真正地执行，并且胜过在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人的顽强反抗。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在此时此地保证愿意为了我们非洲大陆的弟兄，尽其所能的参与这个事业。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的夸奖。

斋藤先生（日本）：先生，我国代表团首先要祝贺你就任安理会的主席。在你干练的领导下，我肯定安理会的工作将会以最顺利和最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

我也要向圭亚那代表团在五月份对安理会的服务致敬。我国代表团希望向外交部长兰法尔阁下表示谢意，他为我们增光，到纽约来主持我们目前所关切的重要问题的开始讨论。

我们也要向本月份较早时主持会议的杰克森大使表示感谢。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我国政府一向坚持以下的立场。第一，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自该地区撤出。第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的责任，在过渡到独立期间它应担负主要的作用。第三，纳米比亚问题应以实际、建设性和有效的途径和平解决。我国代表团是按照我现在所述的立场来审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

第S/11701号文件中所载南非对安理会的答复，再一次未能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力，并且也未能同意南非立即撤出纳米比亚和移交权力给那儿的人民。

鉴于我国代表团多年来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对南非的答复颇感失望。由于沃斯特政权在去年秋天所作的声明，以及其后他与一些非洲领导人物的接触，使人滋起了希望，认为在南部非洲的问题，尤其是纳米比亚问题方面，他的政府终或愿意采取较不僵硬的立场，因此，我们的失望更大。

南非对于安理会请它在撤出纳米比亚和移交权力给那儿的人民方面作出具体承诺的要求，未作反应的事实，我国代表团深感痛惜。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对安理会的答复并没有达成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要求。

南非外交部长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开普敦为南非的非法占领辩护时，竟然否认是占领，而宣称南非只是“在有关人民的同意和意愿之下”管理纳米比亚。他补充说如果南非“过早地”撤离，就会造成混乱或甚至是内乱的危险。

但是，应加注意的是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应该由联合国

而不是南非去处理因南非的撤离而可能发展出来的任何局势。

此外，我要提醒安理会的是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向南非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在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之前，应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和废除种族歧视的班图斯坦和本土。南非的答复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尽管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中大部分最重要的议题方面南非的答复存有反面的因素，但是仍或有某些部分值得作小心的研究和彻底的审查。

第一，答复承认纳米比亚的国际地位及其“人民”自决的权利。第二，它也提及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和统一。第三，总理表示他愿意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以及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讨论该领土的进展和发展的问題。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南非不遗余力地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达成作为一个政府之下的单一国家的独立，并希望它在移交权力之前不采取威胁到领土完整和领土统一的行动。

我们要强调的是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决定其前途的选举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和监督下举行，并确保西南非民组参加这些选举。把联合国排除于纳米比亚人民自由选择的行动之外，这是我国所不能接受的。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南非总理的声明，说他的政府同意联合国观点的最重要部分，它对非洲统一组织有关自决、独立和维护该领土的领土完整的立场，并无争议。总理说，他除了愿与直接同本问题有关的非洲领导人物讨论纳米比亚的发展问题之外，他也非常欢迎愿意亲自或通过代表访问纳米比亚，以了解那儿情况的非洲领导人物。

对于移交权力给纳米比亚人民的讨论方面，假如有一些迹象显示存有共同立场，就或许值得探讨这些机会。安全理事会通过这种讨论来求澄清南非答复中不清楚的各点，并实际上确定我们是否可依赖于南非的诚意来达成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目标，也是有用的。

最近在南部非洲的重要发展，尤其是在从前葡萄牙管理下的各领土出现了新的独立国家，更使我们深信可以和平而公正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去年，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设若安理会决定根据宪章采取适当措施，导致南非履行这一决议的话，最好是再度采取一致行动，借此巩固去年所达成的进展。我国代表团准备对此予以合作。

我国代表团记取了上述两点，建议安全理事会考虑以下的行动方针：(1) 重申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尤其是它对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确认以及对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尊重；(2) 为了确定南非对履行第366(1974)号决议的意图，授权适当机构，开始与南非接触；(3) 请所有会员国为此提供援助和合作；(4) 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以前集会审查委托接触的机构所提出的报告，并于如果南非不履行决议时，根据宪章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5) 结合这种接触，通过新的决议或重申先前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促请所有国家，尤其是主要武器输出国，在南非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以前，不向该国出售或交运武器、军火和军事装备。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都充分了解纳米比亚局势的严重。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采取适当措施，帮助说服南非接受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目标。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我个人的客气话。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容我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热烈欢迎你以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身分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并愿你一切顺利成功地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大责任。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圭亚那大使杰克森先生和在上月份积极圆满地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圭亚那外交部长致贺。

按照较早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再度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以便确定南非是否已经履行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定的规定。如我们所知，在该决议中，安全

理事会决定如果南非未能履行该决议的规定，它将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对南非采取某些更进一步的措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政治意义是为人广泛知晓的。联合国的很多非洲及其他会员国的代表，其中有许多由它们的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作代表，积极参加了安理会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审议，这就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点。安全理事会也听取了直接有关的各团体，尤其是西南非民组代表努乔马先生的发言。

非洲代表们的重要发言已结合成为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实体的单一、有力和令人心服的声音——非洲之声。它是对南非种族政权抗议和正义谴责的声音。

我们所听取的发言中对这一问题本质的充分解释和所引证的令人心服的论据，已使安全理事会有可能详细地审议和更好地了解纳米比亚问题的现况。关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种族政策和行为，今天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是何种局势，十分清楚。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要求南非正式宣告愿意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今天，对每个人都很明显的是南非公开漠然无视联合国的这些决定，并拒绝执行它们。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中要求南非应承认和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南非领导人的反应实质上是重申了他们意图破坏该国统一并且分割该国成为各个班图斯坦的政策永久化的政策。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中要求南非当局撤退它们非法驻在纳米比亚的行政机构和警察。南非对这点的答复是断然拒绝遵守它应撤出纳米比亚的安全理事会决定。

因此，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剥削其自然资源和镇压其人民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已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及其最近的警告。这是纳米比亚真正的局势，这是非洲各国在这件事情方面对南非现有立场的评价。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努乔马先生把南非的答复描述为直接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他宣称，这种拒绝“不过是重申南非决定进行对纳米比亚

人民强加班图斯坦，以便保证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和经济剥削。”（第一八二三次会议，英文本第33—35页）。南非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和接受并为非洲各国完全拒绝的事实，已由所有这些国家的代表在此说明了。

正如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代表班达先生所说的，该理事会同样推断南非事实上已拒绝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重要规定。非洲各国的这项立场完全符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特别会议今年在非洲所通过的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这项决议注意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正继续其有系统地和疯狂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并利用恐怖和颠覆活动，继续干涉邻近独立非洲国家的内政。

因此，由于南非拒绝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其他决定，目前非洲各国按照这些决定提出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南非采取新的和更有效的措施的问题，是完全应该、正确和正当的。它们期待安理会采取这些决定，也是完全合理的。

所需要的不是劝告，而是对南非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是向南非种族主义者谆谆告诫，而是施以决定性的压力。所需要的是对南非采取具体的执行措施，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应强制遵行。这就是非洲国家的立场，苏联代表团对这种立场是充分赞同和支持的。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努乔马先生说到，由于南非提出有关其撤离纳米比亚的意图的答复期限已过，同时由于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从事非法行动，因此，理事会各理事国现在均肩负了沉重的责任。我们对此实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有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却来到安理会，唱起安抚我们的催眠曲来。他们试图平息非洲的不满，并为此试图辨明我们所传说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立场的改变。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要求更进一步研究地南非的答复，继续与种族主义的领导人对话。但是，从这些代表的声明中可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显然希望在自己的内心和别人的内心中制造幻觉，并希望在南非的答复中看到实际上是完全不存在的一些东西，借着想象的虚构事物，把注意力从实际状况中转移出去。

每个人都完全了解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对话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些企图借助于幻想把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从实际状况中转移出去的人，早已在一九七二年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连串安全理事会会议中这样做过了。在那儿，他们尽可能寻求办法，敦促安理会和联合国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进行对话。当时，苏联代表团充分了解到这是徒劳无功和毫无希望的事情，因此表示了严重的怀疑，并发言反对对话。在这方面，实际情况及其后的发展均证明了苏联所采立场的正确。对话的构想，只不过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在联合国中的保护者用来无限期推迟和永远放弃有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而已。在对话构想发起人的坚持下，联合国秘书长有一段时期也卷进了这种毫无希望的事情。目前，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同种族主义者对话的构想，所有的人都可看出它的不可靠和不实际了。

但是，安全理事会却表现出很大的克制力和耐心。安理会在其后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再度给予南非时间和机会去对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采取更严肃和负责任的处理方法，并在立场上做出积极的改变。然而，这并未发生。南非种族主义者，抱着天数已尽者的顽固执拗，继续固守着它们的陈旧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策，并继续无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要求。耐心和推迟产生不了正面的结果，因此，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非法政权采取新的和更有效的措施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在纳米比亚维护一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独占区，对于继续在非洲大陆发生的伟大历史变迁的背景而言，是一场危险的时代错误。我们所有的人都见到——也可以说参加了——非洲大陆最后殖民帝国的崩溃过程。由于在非洲各解放运动的攻击，加上联合国系统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自由国家的积极支持下，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并且由于葡萄牙本身的民主革命，葡管各领土的非殖民化即将完成。殖民统治和压迫的最后残余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南部非洲，在势力均衡方面也有了急剧的变迁。

仅由微不足道的沃斯特保护者集团支持的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事实上已发现本身正面临着全面的国际孤立。非洲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提出的有关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正义建议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南非不得参与该届会议工作的决定，都可再行证实此点。重要的是，联合国及其主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不应减少它们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持续压力，相反的，它们应当加紧并增强这种压力。

在安理会审议这项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记住，在目前，缓和已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缓和，才为非洲大陆上被压迫人民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更进一步成功开展和达到高峰的良好条件和前景。

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冷战和非洲大陆殖民奴隶制度的最后据点之一。由世界所有爱好自由的和进步的力量支持的非洲国家对这个种族主义最后堡垒的进攻，是符合加强国际缓和并将其延申到各个大陆，包括非洲大陆的任务的。

所有非洲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所作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呼吁，是非洲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具有信心的表示，这种信心源于一种了解，即在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暴行和对其人民所加的种族主义暴行是根本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非洲就这件事向安全理事会呼吁的进一步理由，是因为本组织各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担服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执行它们。

有些时候可以听到有人说，由于到目前为止纳米比亚理事会及有关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未能执行，这是联合国宪章的过失。但是，我们不应在联合国宪章中去寻找为什么联合国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重要和有用决定仍然只是纸上具文的理由。如果可耻的、未解决的殖民地和种族主义统治的创伤，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痊愈，如果世界上若干区域还继续是紧张和军事危机的温床，这并不是宪章的过失。过失并不在于宪章，而是在于那些没有履行宪章的条款和违犯联合国宪章所主张的崇高的人道原则和目标而行动的联合国会员国。

如果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尚有待终止，如果纳米比亚未能独立成为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这并不是联合国宪章的过失。这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拒绝履行它按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所致；而这种事情会发生也是由于联合国一些会员国容许它们自己罔顾其对宪章所负的义务所致。事实上，它们还试图掩饰南非之不能履行宪章，并为之辩护。也因此才促使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任意地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相抗衡，并与南非国家和世界舆论对抗。

因此，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尊重和执行联合国的决定，并迫使各有关国家禁止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给以支持和庇护。

就苏联而言，它一向在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和完全主权的基础上支持该国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它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有合法权利以各种可用的方式对领土的被强占和资源的被掠夺进行斗争，苏联对于规定尽早使纳米比亚从种族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并宣告独立的所有大会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决定，将继续支持。

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已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隆重庆祝其三十周年纪念——代表了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种族或国家优越的致命打击。

苏联、苏联的英雄人民和苏联的英勇军队对这此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为所有殖民地的人民开展了通向自由和独立的道路。几十个新的独立和主权国家已在世界地图上出现了。我们欢迎并充分赞同赞比亚外交部长姆旺加先生六月二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所表示的以下观点：

“（非洲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争端，因为它们经常对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给以实际的支持”。（第一八二四次会议，英文本第二十一页）

对于苏联倡议联合国于一九六〇年通过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一事实，苏联人民是有资格感到骄傲的。为了要促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世界上的最大孤立，反殖民的被压迫人民必须尽可能增加对它的压力。因此，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中支持有关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草案。

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采取更决定性的措施的时候已经来临，直到并包括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强制性制裁为止。苏联代表团，同非洲国家和其他尊重并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准备支持非洲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执行有效措施的建议，这些建议将迫使该政权执行联合国的决定，并从纳米比亚解除它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

主席：我多谢苏联代表对我国以及我本人所说的好话。

安理会各理事应该记得，我们在本次会议开始时决定，按照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S/11710和Corr.1号文件内提出的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全非基督教教会会议的大司铎伯吉斯·卡尔牧师。我知道卡尔大司铎已经到场并准备发言。

因此，按照安理会的决定，我邀请卡尔大司铎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尔大司铎：我代表全非基督教教会会议向安理会致意。这次会议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我们历史上值得敬畏的时刻开会。

主席先生，我以最高的荣幸向阁下能干地主持辩论表示祝贺。

我也祝贺圭亚那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部长在这次辩论中作出了贡献。

我能够有机会说明全非基督教教会会议对南非共和国继续无耻地、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这件事的立场，感到十分荣幸。自从十二年前我们的组织成立以来，我们就认为要改变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情况，这些不仅是非洲和平的障碍，也是世界和平的障碍的情况，必须指出构成这个地区的问题的核心的白人种族主义并不仅是一种不道德或者是情绪上歧视的表现，它是一个由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网所培植和巩固的制度。

因此，非洲基督教徒已经大声明确地抗议，反对基督福音被滥用来支撑这个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制度。我们十分清楚，支持南非的压迫性结构、构成阻挠国家独立、统一和人类自由的绊脚石的结构，一直是而且仍然主要是在教会历史和欧洲神学史中发展出来的西方基督教思想形式和组织形式。

我们是在可能发生威胁、恐惧和挫败的困难处境中在这里开会的。安全理事会不用我来告诉它，这次会议可能是它促成纳米比亚非暴力改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各位讲者的明确发言已经无可反驳地证实了沃斯特先生本人的论断：想想用别的办法来代替南部非洲的和平改变，委实是太可怕了。

今天，我以非洲基督教会的名义来到这里讲话，因此我们基督教徒由于对涉及社会和政治非正义的火急问题默不作声，积极支持一个剥夺了千百万人的固有权利的社会秩序，因而往往协助散播了暴力的种子，使另一个实际或应该实行的非暴力办法无法实行。但是，暴力和非暴力都是一个需要彻底改变的不良社会秩序的症状。没有人——当然不会是刚获得独立而面对着关于人类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的非洲人民——因为喜欢暴力因而采取暴力的途径。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称之为种族隔离的政治秩序不肯妥协而被迫采取这个立场的。

我们参加全非基督教会会议的人认为，当统治当局是非正义和压迫的工具时，使用暴力作为最后的行动是合法的。这就是今天纳米比亚的形势。

与此同时，我们同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暴力来进行集体报仇或谋取个人利益，是永远不对的。因此我们一贯支持反对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以及通过移民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所显露的丑恶表现的武装解放斗争，给予它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但对于教会所不能推诿的调停和和解的承诺，我们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让我赶紧说明，和解并不是说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有所斟酌或妥协。我们也不是说要迁就压迫和罪恶。和解永远不是非正义的掩饰。要了解和解的意义，必须记取这个事实：上帝支持贫穷的、被压制的和被剥夺了造物主所赋予他们的固有人权和尊严而必须起来为正义斗争的人。

基督教和解的目的是被压迫者和他们的压迫者两者都获得解放、赎罪。教会只有积极支持南部非洲被压迫黑人的解放，支持他们的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合理要求，才能够取得信任，来洗脱该地区白人少数集团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和压迫者的罪名。

还有另外一点，这一点会影响我们对安理会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态度。就算是在我们继续反抗南部非洲少数人政权对群众施行的非正义和恐怖主义时，我们觉得今年五月肯尼斯·卡翁达总统在我们第三次大会开幕时所讲的话对我们的讨论特别

有意义。他促请非洲领袖，不论是自由的或仍然受压迫的，进一步加强团结，发挥宽恕精神。就算在最令人忿慨的情况下，象现在存在于世界那一部分的情况，也必须要提倡和培育这种精神。这种和解的承诺和发扬宽恕精神的挑战使我们必须留意在南部非洲掌权的那些人任何改变心意的迹象。我遗憾地必须说，我们无法找到任何迹象，证明南非除了空喊缓和以外，还采取具体行动，来毁灭继续使该国成为世界健全社会之中的流氓的结构和政策。

在被描述为小种族隔离情况方面所作的改变——我从今天早上的新闻电讯中看到这种改变的证据——以及南非说它准备进行的改变，都是不关宏旨的，对于全面恢复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的固有尊严和人格来说，只是不着边际的改变。

黑人要求些什么呢？数月前，当这个安理会向南非提出最后通牒时，我们在哈默斯科拉尔举行的黑人复兴大会上听到了南非被压迫者真正的声音。这一件事证明了，该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和人民群众都知道摆脱南非的解放运动的目的。解放运动的斗争继续揭露了种族隔离和特别是沃斯特的对话和缓和花招的矛盾。

由于解放运动，黑人觉悟精神得到发展，而且正象燎原大火一样蔓延全国。黑人复兴大会背后的直接启示就是这种精神。大会谴责分离发展政策，班图斯坦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后结果。三百名与会者立志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民主南非，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南非，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人一票”充分参与该国政治的社会，一个公平分配财富和权力的社会，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社会。

他们公开宣布，南非合法化的种族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他们呼吁世界所有国家撤走对现有种族主义政府及其所有种族主义制度的文化、教育、经济、人力和军事等一切方面的支持。他们也要求政府立即承认非洲工会，并促请工农联合起来克服最露骨的剥削。黑人复兴大会是在南非以内举行的，与会者并不是极端主义分子，而是社会的中层人士——城市的黑人知识分子。组织者是黑人教友、牧师和教士。我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证明我们全非基督教会会议在南非外面对

解放运动的支持是建立在该国国内广大群众在基层上支持这些运动的基础上的。

不管他们是在里面或是外面，对于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黑人是团结一致的。他们要求立即取得自由。他们要土地。他们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要革命，要全面彻底改变现存的制度。

全非基督教会会议全力支持促进南非以内的黑人醒觉运动，作为进一步达成各解放运动所发动的武装解放斗争的崇高目标。

我们相信，通过提高觉悟和给予解放运动道义和物质援助这两方面，便会为南非实行宽恕与和解创造有利条件。

在纳米比亚，也有同样的一种力量在进行工作。大约在黑人复兴大会在南非举行会议的同时，在纳米比亚相应举行了一个“黑人们团结起来”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五十个黑人聚在一起——引述会议的目标——来“重申我们在祖国的地位，重申我们反对新殖民统治者的目标，同时最重要的，尽管我们之间有着所谓的种族分歧，展望未来，为我们大家展望一个共同的将来”。

在这次从来没有过的会议上，他们受了鼓舞，要寻找——而且在他们本身之间找寻——所有黑人的强烈愿望，团结起来，摆脱种族隔离的枷锁。会议的主席在开幕致词中说：

“是的，我们的确了解我们生来就是有色人，赫雷罗人、达马拉人、纳马人、奥万博人、奥卡万戈人和随你说是那种人，但是我们共同的苦难历史、我们共同的被压迫经验和我们共同的祖国，能够而且必需把我们拧在一块。”

正当我们从沃斯特先生和他的班图斯坦政策辩护者们听到那么多关于分离、种族性、土著民族和部落制的论调时，在南非本身和纳米比亚境内的黑人正在发展他们本身的认同，他们不是沿着他们祖先的种族划分而是环绕被压迫的共同苦难经验和斗争求解放的经验来发展认同，这是既令人佩服又令人鼓舞的。这些当前的发展情况揭露了甚至是最有说服力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当然还有那些班图斯坦傀儡，都是与他们周围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的。

最近，我在斯威士兰买到一份南非报纸，里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城市黑人心情苦恼”。这篇文章一开始便说：

“当他们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时，大多数城市黑人坚决反对由本土领袖向当局阐述他们的利益这个观念。”

它继续说：

“南非黑人观察家认为，只要家里不鼓励缓和，他们所说的缓和潮流的成功（如果有的话）不仅是似是而非，而且是具有高度欺骗性的。在白人南非了解这个真理以前，总理和黑色非洲要作有意义的缓和旅行，可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在南非或纳米比亚，种族起源的因素并不是南非非洲人认同的分水岭，而是黑的关系。但让我赶紧说明，在这里黑并没有肤色的涵义。黑人醒觉运动的积极分子本身也会赶忙指出，一看到黑便以为是指肤色，那是白种人造成的现象。根据黑人觉醒思想，黑人是一群由于共同受着苦难，共同反对受苦而斗争的人。黑是积极的，抖去了非白的消极性。它同时内涵追求新价值观念，拒绝接受那些剥夺我们作为非洲人的人性和强迫我们自视为不存在的东西的任何作法。黑人意识超越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因为文化从来没有准备用来作为歧视或两极分化的基础，它是一种润饰的因素，是活泼带劲的，且能自行适应人类的向前发展。

这并没有什么奥秘。纳米比亚的“黑人们团结起来”会议是把政治内容注入黑人觉悟运动所采取的重要一步，使黑人能在这个运动里认识到他们团结起来后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它是为了反抗迫害，反对被剥夺人权而喊出的团结呼吁。它使我们共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管他们在那里，不论种族、语言和肤色。它激发了勇气和意志，这是为争取解放、正义与和平而斗争所必需的。

在这种背景下，无怪乎纳米比亚“黑人们团结起来”会议开展了彻底改革沃斯特先生设立来代替西南非民组，但现已不再存在的国民大会的工作。它设立了纳

米比亚国民大会，推翻了著名的赫雷罗人首领和他所鼓吹的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主张，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两名西南非民组成员。他们全面支持西南非民组向南非政府提出的作为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会谈或谈判解决的条件的条件。

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不论是因在纳米比亚或南非的政治犯。他们要求废除对西南非民组主席的禁令。他们要求废止仍然施行于纳米比亚北部的所谓 B-17 紧急条例。这个条例在最近的奥万博兰选举中被蛮横地执行了。他们要求所有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不论属何政治组织，都能自由回返家园，不怕逮捕或其他形式的迫害。他们要求南非把所有军队、警察和政治行政撤离纳米比亚领土；他们要求立即停止对西南非民组全国主席戴维·迈雷鲁的起诉。

这些都是在纳米比亚内采取的行动。我在这里讲述它们，是希望能够彻底消灭所有那些想企图用纳米比亚内的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外由我们敬仰和杰出的兄弟萨姆·努乔马先生所领导的西南非民组有立场分歧这种说法来蒙混我们的人的异议。

这种说法是绝对假的，但对于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它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分裂宣传。在纳米比亚，呼吁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的最响亮和持久的声音一直而且仍然是西南非民组的声音。与西南非民组有联系的男男女女，不管他们是在纳米比亚的里面或外边，都是为了主张自由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人。

安全理事会不用我来提醒，西南非民组的成员遭受过当众鞭打、政治逮捕、监狱酷刑、不断的囚禁和恫吓。他们是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英雄烈士，他们的声音就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呼声。

我们都知道，沃斯特总理是不愿意听到这种声音的。他宁愿扶植一些可以由南非操纵和控制的所谓“讲理的领袖”。但他的反对使我们坚信，西南非民组和它争取纳米比亚自由、独立的斗争是对的。

我并没有打算作长篇大论，但必须了解，南非仍然企图把纳米比亚的丰富矿物资源据为己有。帮助南非剥削纳米比亚人民的祖传财富的伙伴有美国、联合王国、日本、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许多大国。若干这些国家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因而使大家不能采取处理这个问题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行动。

对于这些国家，追求利润是首要的事情。因此，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很次要的事。虽然联合国一再呼吁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并呼吁各国不要给与占领国任何合法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许多公司与南非签订开矿和勘探石油的合同，只要与南非签订一个合同，这些公司和它们的国家就是对南非给与可接受性和合法性，好象它有管理该领土的经济生活的法律和道义权力。它是对南非发出的信号，说继续“生意如常”。这种情况协助并唆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执地藐视安理会一再通过的决议所反映出的国际社会的道义意志。这说明了安理会必须改变办法。

它必须立即向南非说清楚，它不能再希望“金元外交”会继续下去，它也不能希望政治外交认可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关于这点，我谨报告一下在这方面取得的微小但重要的胜利。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团体，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会会议呼吁的感召，在过去三年至五年的期间，努力使在纳米比亚近岸勘探的美国石油公司撤走。他们进行了许多工作：与经理人员谈话、发表公开声明、在股东会议上通过决议、向纳米比亚理事会递送文电和其他这类行动，大陆石油、菲利浦、格蒂、德士古、和加里福尼亚标准石油等公司都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前撤离纳米比亚。对于在欧洲国家进行业务的公司，我但愿也能提出同样的报告。

若干这些公司注意到，关于它们的勘探业务，主权问题很不明确。其中一家公司甚至明确地提到，现存于纳米比亚的社会秩序的不道德和充满罪恶，是使它不再在那里勘探石油的主要因素。

这是值得在纳米比亚的其他外国投资者仿效的重要先例。西南非民组要求所

有投资者立刻从纳米比亚撤出，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国家资源的法令禁止在未经该理事会批准下开采和分配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我们促请安理会支持西南非民组的呼吁，并认可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国家资源的公告。

纳米比亚被残酷地凌辱、被露骨地抢劫。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该国的矿物资源被南非和外国公司抢夺，大量的利润被吸走，而纳米比亚人民却流血流汗，为那些自称为他们的恩人的人们献出财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是各种不人道剥削的受害者：收入不够糊口、工作地方受歧视性待遇、不能与家人团聚。非洲不会轻易忘记它的土地和人民被蹂躏。

最后让我指出，对于我来说，目前纳米比亚的白人政治明显地受了挫折，这很清楚的表明，国际社会即将发生可怕的大灾难。照一位有名的纳米比亚教会领袖说，沃斯特先生为纳米比亚提出的“新政”是“在我国当前的政治动乱中尽量维护白人利益的新政”。

沃斯特先生曾说纳米比亚人民将决定自己的将来。但是我们要问，这些人民是谁？纳米比亚的黑人对于他们不在“人民”之列的论调，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因而，按逻辑推理，沃斯特先生的意思是，纳米比亚白人必须决定他们的将来和该领土内其他种族的将来。对于这一点细微差别，我认为应该强调，尤其是因为这个呼声是来自纳米比亚内部的。你们在这里曾听过要求忍耐、要求多给时间来在各族之间培养更好的关系的呼吁，也听过要求对话来促成有意义的改革的呼吁——这些都是十分漂亮的呼吁。但是我们要问，这些呼吁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只要这个魔鬼制度存在一天，任何对话也不能带来确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全部人性、尊严和自由所必需的改变。

因此，我们明确地促请安理会谴责在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安理会必须向沃斯特先生的“新政”的拥护者说清楚，殖民主义的伤口还未结疤，而且纳米比亚黑人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和在各教会的启示下，已经不会再满足于“老板”分给他们的一点权利了。

因此我们促请安理会要求南非共和国立即撤离纳米比亚领土。我们促请安理会采取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内所有条款和规定生效的措施，以便迫令南非认识到安理会这次是当真的了。我们促请安理会坚持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全部领土完整，并立即停止班图斯坦化。

主席：我多谢卡尔大司铎对我说的客气话。今天上午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